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七十九回 無量佛付與神仙

詩曰： 太后千秋進兕觥，壽星無量佛兼呈。物儀不典非為實，一點微忱表至誠。

講到王親府內非比泛常人家，此刻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。趨炎附勢往往如此，一個公子的滿月，鬧了十餘日。康員外家，俱朝來晚去。院君同柔娘德姐日在花園經過，只因看戲，無暇遊玩。過了中秋，正值金風初動，暑氣全消。柔娘德姐邀了劉郡主、梁夫人過來，同玩秋光。正是：

碧雲冉冉鎖幽林，曲院風飄丹桂馨。蓮竹露零殘紅墜，柳絲拖金稀綠蔭。芳徑迢遙林密密，流泉曲折水冷冷。日照遠峰如滴翠，煙凝疏樹若穿雲。長桐翠葉漫天碧，早桂黃殘遍地金。繡帶飄飛飛蝶，宮裙蹴地動蜻蜓。柳柔娘，笑拈紅豆調鸚鵡；王德姐，身倚青鬆理鶴翎。憑欄俯首觀魚樂；劉郡主，漫款金蓮步近亭。

二位姨娘娘姊姊，何不少息片時，再玩秋芳。

俏佳人，蒼苔穿繞竹扉風，九曲雕欄朱漆紅。四面紗窗齊吊起，金鉤微蕩掛簾櫳。飛來椅，床醉翁，定窯鼓板列西東。一張六角抽屜桌，馬弔圖籌藏屜中。東面菊畦西植桂，後旁邊，隔溪堤上種芙蓉。亭前秋色無邊際，雞冠種得甚玲瓏。鵝黃鴨綠爭姣豔，鴉青鸞白錦屏風。白蔓海棠鋪滿地，最喜的，靠東數畝菊花叢。花梨牌子低低掛，洋青字跡甚精工。江陽白，麻葉紅，楊妃沉醉蕊珠宮。西施月下雲綃卷，蠟井蜂房管管通。旭日初升霞剪碧，金盤托雪玉花■。粉紅梅綻三陽泰，芒刺松針迥不同。珊瑚枝上紅翹豔，搓粉團和金剪絨。鶴頭丹勝孩兒面，白朝衣，被風吹得亂蓬鬆。青玉案前金佛座，胭脂帶，輕盈嬌豔勝芙蓉。佛手黃遮紅傘蓋，密臘蓮邊蝶翅叢。秋水霞中圓月露，鶴翎素放甚玲瓏。紫霞觴，叫人難貯瓊漿飲；荔枝台，密葉稠稠萬點紅。賽姚黃，開來宛似檀心暈，奪錦標連金背紅。粉玉環兒難掛耳，紫雲球，圓圓滾滾葉重重。佳人含笑齊聲贊，難為修葺好園童。穿芳徑，過花叢，你謙我遜出園中。二姨引導來家內，行過珠簾十二重。康院君，自言自語多忙亂；小丫鬟，一聲稟報笑融融。啊唷唷，夫人光降臨寒舍，今日吹來甚麼風？怪不道，清晨喜鵲驚前噪，昨晚燈花吐豔紅。兩夫人，鶯聲燕語呼乾母，深深萬福畫堂中。

啊嚇嚇，夫人們請坐。柔娘、德姐即命丫鬟送上香茗。飲畢，說說笑笑，日已過午。

夫人告別返西庭，忙亂康家老院君。微微笑，問釵裙，君玉孩兒將育麟。現已端正綾羅緞，成衣裁做小衣衫。待等幾日俱齊備，老身親自去催生。真正公雞要下蛋，一品當朝是女人。算起來，我們有福還無福，若果男兒要抱孫。只因員外無分曉，雌雄不辨織螟蛉。兩姨聽，笑盈盈，院君眼力欠三分。並不曾，猜她是個裙釵女，終朝只說是螟蛉。

啊呀呀，你們不要笑了，到底我眼力不錯。

我見伊，容顏美麗貌娉婷，故此猜疑且與生。再想不到裙釵女，行為好像讀書人。況她腹內文章好，下場一舉即成名。賢姑丈，同行同坐兼同寓，毫無半點露真形。要曉得，當今天子俱相信，何況我，無知木偶老年人。罷罷罷，從前往事休提起，將來娶媳要當心。日後兒郎身長大，尋一家，相知親戚去聯姻。倘若逢了假男子，倒不要，新娘反迎雌婦人。一進門來先細認，是男是女要分明。柔娘德姐齊聲笑，院君可謂說新聞。人家養子非常喜，焉能肯扮女釵裙？笑你眼前目不見，喬太守亂點鴛鴦譜，娶來新婦是男人。素華聽，叫娘聽，戲子虛文你認真。又非史鑿傳由事，只不過，解嘲娛日作陶情。

啊不是真的？這麼還好。

佳人一笑來分手，老院君，再三相送甚慇懃。

方才從園內而來，今將匙鑰門了西首後門，從三樂堂廊前過去，近便多矣。

夫人各自轉宮庭，晨昏定省兩尊親。提起了，康老院君一席話，太妃聽了笑連聲。康公素性多忠厚，院君是，經紀當家老實人。保和非比尋常輩，這乃是，萬分難敵此螟蛉。伶牙俐齒誰能及，應變隨機假當真。

啊唷唷，東宮媳婦嚇，你不曾見過行為嚇！

請伊看病進宮庭，這一派，言語之中假撇清。說什麼，我今雖只師生分，內室宮闈不便臨。老王爺，訴說三年甘守義，羅幃獨自臥床衾。無可奈何臨寢室，擺擺搖搖進宮門。觀小像，睹芳神，連聲稱贊好娉婷。假說畫工添美筆，倒只怕，孟千金，未能有此美丰神。看見了，龍亭冠誥虛懸待，反說君侯太摯誠。步近床幃先道喜，此一番，必然真是孟千金。何故老天不作美，佳期已近病魔侵。勸少華，撇卻心中憂悶事，調養尊軀好畢姻。勸少華，何須必要思原配，自尋煩惱少歡欣。勸少華，從今切勿胡思，孟麗君，娶來未必是賢人。西宮媳婦嚇！我與你，躲在套房偷竊看，容顏的確像遺神。我把那，蘇家親母來推出，抱牢袍袖認千金。抽起身，佯為不識問何人？口口聲聲稱怪事，聖人陽貨一般形。微冷笑，面含嗔，烏紗挺挺發雷霆。因何戲語當朝相，聲言要去奏朝廷。嚇得你，公公再四來陪罪；嚇得你，夫婿床前叩首頻。看她是，絕無半點相憐意；憑著你，瀝血陳情不動心。惱得我，咬牙切齒聲聲恨；惱得我，哀懇中宮把計行。後來酒醉清風閣，觸破喬妝現女形。次日朝堂身待罪，好叫我，又愁又恨又心疼。直到太後來承繼，才放愁腸一二分。又慮的，先期娶下西宮婦，閨闈必定有商參。你夫君，眠思夢想尋元配，自然是，憑他納娶也甘心。再不料，循規蹈矩毫無錯，竟洪大量大賢人。要算少華真有福，一家和氣值千金。

素華叫聲：婆婆嚇，這也怪不得小姐。真是騎虎之勢，猶恐天子動怒，牽連著太老爺少老爺在內。也叫做出於無奈。

那一日，看病回家身臥床，長吁短歎淚雙行。媳婦再四來相勸，怕的是，觸破喬妝命要傷。小姐一泄何足惜，擔驚猶恐害爹娘。我原說，皇甫府，威威赫赫椒房戚，國舅兼封忠孝王。諒來不致傷身命，決無坐視你招殃。況千金，欲全身體改妝扮，並非是，逾牆鑽穴去他方。不過是，念他守義情非薄，必然要，追求元配結鸞凰。小姐總雲無緊要，一世為官也不防。皇甫芝田已入室，斷無絕代乏兒郎。何勞芳意空焦急，他那裡，夫榮妻貴好風光。你如今，父掌當朝夫作相，誥封一品正妻房。家中諸事由卿意，誰敢前來道短長。我勸你，從今休信南柯夢，撇下風花雪月腸。若歸皇甫家中去，也無非，排列金釵數內行。言詞激切難為主，奴家是，終朝暗裡動悲傷。雖然西貝夫和婦，唱隨之禮豈相忘。小王爺，那日書齋要發暈，梁素華，恨不能，立時步出訴端詳。一席閒言天色午，辭親各自轉歸房。

講到十月初旬，康員外家送過催生禮物。孟大夫人親自到王親府內，蘇淑人亦移於靈鳳宮中，守著娘娘早晚臨月。乳娘穩婆俱已在宮伺候。

小春十六夜黃昏，娘娘腹內欠安寧。穩婦進宮將脈診，淑人忙去備人參。端正送來無半刻，子時產下一千金。母女平安人盡樂，輝煌燈燭亂紛紛。東西兩院齊來到，輕移蓮步進宮庭。俏語低聲呼姊姊，春尖輕曳帳銷金。笑顏雙頰連稱喜，此時玉體可康寧？王爺隨後來靈鳳，只因歇宿在西庭。步近床邊身坐定，萬分撫慰語溫存。移時手捧嬰兒起，東西兩院細觀睜。

王爺，你看小郡主生得好齊整哩。

你看她，面似芙蓉初出水，眉如新月一彎長。秋波顧盼真聰俊，小口櫻桃含笑藏。分明竟像娘娘貌，毫無半點像侯王。

不像孤家，倒像二位不成？女兒自然像母，兒子必該像父。

說笑閒文天已明，家中恭喜亂紛紛。三朝滿月俱豐盛，新朋世誼盡登門。喜幸府中宮殿廣，幾處梨園演戲文。中宮頒賜諸般物，太后娘娘賜寶珍。太王爺，洗衫之日題芳諱，德容二字作閨名。但願伊，言恭賢惠齊兼備，大紅全帖寫泥金。命人送上王妃看，娘娘稱贊好芳名。孟太夫人回府第，小王爺，仍然安寢正宮門。韋勇娥，臘月初三生一子，太王妃，親身去望女螟蛉。產中身體多康健，毋須慈母費清心。免走鳥飛忙似箭，一聲爆竹又新春。文官武將齊朝賀，士庶黎民祝太平。皇甫第，夫妻父子團圓樂，酒筵設席款佳賓。靈鳳碧鸞真熱鬧，引過孩兒去看燈。吹彈歌唱唱娥輩，逢迎公子與千金。惟有西宮劉郡主，終朝抑鬱暗傷神。自

恨前生作了孽，薄命紅顏不育麟。兩宮俱得男和女，看來只我少收成。發心虔誦觀音咒，祈求天賜玉麒麟。持齋吃素常行善，言語之間存好心。直等到，三九之年生一女，還虧她，志誠感格動天庭。有孕在身將兩載，臨盆坐草受虛驚。只因為，前生未作賢良女，罰伊暗裡受災星。奉勸世人須檢點，昭彰天理甚分明。幾句言詞歸正傳，燕玉終身不再雲。

講到江進喜年餘元事，日在書房中用功。真所謂福至心靈，倒也粗通文墨。忠孝王早為納監，今適有廣東韶州府保昌縣典史缺出，忠孝王即保舉了江晉義。進喜二字，易作音同字樣。

少年天子愛功臣，因而十奏九依承。一聲旨下頒該部，著伊看驗領憑人。少華俯伏重申奏，江晉義，還祈給假要完姻。成宗皇帝微微笑，他是卿家何等人？要你如此關心切，你可將，始末情形奏朕聽。臣啟陛下：念少華，昔年夜宿在劉門，劉奎璧，命伊舉火小春庭。幸虧晉義通消息，將臣釋放去逃生。受伊恩德無從報，故而保舉這前程。他娘現在臣家內，燕玉西宮乳哺人。

嘖！如此說來江晉義不忠於劉，反施仁於皇甫。劉奎璧用人不當，江晉義負於東翁矣。

陛下嚇，晉義失怙在髫齡，撫長成人賴母親。夜間夢見神人語，警戒他，勿生歹意味良心。醒來稟告慈親曉，將疑將信未為真。到晚來，東翁逼勒行奸惡，假意承當強應承。只因慈母頻叮囑，無可奈，恪遵無違背主行。況且是，奎璧行為稱萬惡，江晉義，願擔不義正該應。

聽卿所奏，江晉義竟孝友雙全了，好難得。

卿今保舉薦賢人，囑咐他，莫嫌官小少忠心。地方百姓莫需索，書吏貪婪稟憲聞。窩賭漁娼常緝訪，打家劫舍要查清。食君之祿為君事，何愁官爵不遷升。

是，領旨。皇甫少華復又聽旨謝恩，退出朝門，已是午牌時候。王府中報喜人絡繹不絕，俱是找尋江老爺的。把個江晉義弄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怎樣才好。

心歡喜，又擔驚，出來進去叫娘親。江媽樂極生悲了，眼紅冉冉淚淋淋。啊呀，進宮啊！莫非我在南柯夢，莫非此刻夜黃昏？

哎！母親又來說笑話了，你看：

青天白日太陽明，緣何說是夜黃昏。請坐下，定定心，斟酌商量發捐金。進宮嚇，你今抬起頭來看，啊唷唷，紅光滿面福星臨。口中嘖嘖連聲贊，果然像個做官人。不料今生有此福，真真黃犬變麒麟。人人欺我江三嫂，瓦磚今日亦翻身。

哎，母親，這些言語少說些吧。

一生全賴女千金，王爺提拔步青雲。母親啊，無益之言休瑣碎，反被人聽作話文。笑你小人來得志，我今多大一前程？

哎，進宮，你說多大前程？難道不是紗帽圓領的麼？這個自然啊。嚇，進宮，快些端正袍帽要緊。是，曉得。且待老少王爺回來再說。

王親父子轉家門，款踏朝靴進內庭。江媽母子將恩謝，跪在塵埃叩首頻。深深拜，淚淋淋，犬馬終身報不清。小王爺，挽住江媽呼請起，你今一位太孺人。何須如此來多禮，自身體面要三分。吩咐一聲傳總管，與江爺，備齊冠帶共衣襟。再者傳與官媒曉，買兩使女兩房人。伺候江爺和太太，賬房支取若干銀。

是，小的理會得了。於是同牆門弟兄輩好忙：這個買長，那個買短，一霎時齊齊楚楚，亂亂哄哄，鬧個不住。

有的仍叫江兄弟，有的改口叫先生。有的年長呼賢姪，有的只把老爺稱。你也該，香湯沐浴穿冠帶，身上衣衫賞下人。江三嫂，笑盈盈，命兒洗浴換衣衿。

王府中現有浴堂，上中下有三等。晉義在中等浴堂洗澡，自有管值人服侍更衣。

江晉義，頭戴烏紗兩翅圓，皂袍圓領簇新鮮。盤金顧繡黃鶴補，角帶銀來腰帶寬。天藍印綬須飄■，粉底靴兒足下穿。霎時打扮真官樣，他笑得，一位青春美少年。騎駿馬，執絲鞭，僕人跟到午門前。望闕謝恩諸事畢，各部衙門俱去參。回來到了王親府，拜懇司閹稟一言。

諸位老伯哪，手本在此，煩你老千歲小王爺前轉稟一聲，說新授廣東保昌縣典史江晉義求見。

司閹四位笑聲喧，啊呀呀，江老先，你也今朝把我纏。向來進出無拘束，你如今，只消找你令慈萱。何勞煩碎來多禮，又非是，他州外府別官員。

哎，諸位老伯，不是這等講的。國家儀禮，必須如此的。嚇，去去去，作弄我老彭不著。通報去呀。必定要開正門迎接嚇？彭伯伯休得取笑了。那末隨我來呀。是，伯伯先走一步。

彭年慢步踏花磚，手捋鬚鬚口內言。咳江姪啊，為人須要存心厚，報應無差自古傳。你東翁，瞞心昧己傷天理，反把青春一命捐。若非主上行奸計，江老先嚇，你身哪得做官員。你也該，逢時祭把東人墓，隨帶照應小官官。

是，伯伯教訓得不錯，如金石之言。

同行步，到銀鑾，司閹進謁稟王前。老千歲，手本發還雲免見。小王爺，傳言請進內書軒。晉義雙手將冠正，後隨小僕抱紅氈。跨進書房忙搶步，自端交椅擺中間。王爺拉住哈哈笑，啊義士，何必拘拘是這般。

請坐罷。王爺在上，小的不敢。哈哈，如今稱不得小的了。嚇！那末小官不敢坐。你將來見上司，須稱卑職。嚇，這末卑職不敢坐。坐了好講。如此告坐了。嚇，江義士，你的大號？小的沒有號的。哎怎麼又是小的了？是是。小小卑職沒有號。你如今做了官，焉可無號？也罷，孤家送你一個號。你為人義重如山，竟叫義山可好？是，多謝王爺賞號。

抽身起，又叩頭，旁邊送上好香甌。身軀欠欠將茶接，左觀右盼覺含羞。坐於椅上頻搖膝，臉漲通紅低了頭。王爺不住哈哈笑，江義士，你今放膽莫含羞。

是是。遵王爺的吩咐，今早孤家已命人與你擇日完姻，大約可以有月餘耽擱，少不得還有細談。你今且去歇息歇息罷。

江晉義，退行幾步出書軒，千歲抬身進裡邊。臨舞彩，告慈萱，晉義保舉得官員。擇期即與完姻眷，洞房坐在鳳梧軒。這一對，義女俠男俱得所，可稱佳偶好姻緣。昔年恩德今償補，了卻心中事一端。太妃點首連稱喜，皇甫姓，只報恩來不報冤。香茶用畢回靈鳳。娘娘是，看取綾羅在套間。

嚇，使女們，娘娘往哪裡去了？

呼公主，喚嬋娟，快些與婢整妝奩。榮蘭即日佳期近，畢姻赴任不遲延。王妃笑對檀郎說，些須事，何庸你我費心田。明日去，叫他兄長來吩咐，外間盡可辦齊全。

妙極了，足見大才。

我今不講江晉義，再把江媽談一談。

講到江三嫂已煩人去看了吉日，寫一紅帖，擇於九月初三申時完結花燭。

那江媽，春風滿面進宮庭，喜孜孜，手持紅帖稟千金。小姐啊，九月初三黃道日，良辰申正結成親。

嚇，定於何日行盤？嚇，小姐又來了。

晉義低微小出身，焉能幹這大乾坤。衣服現成有幾件，只差顏色欠鮮明。至於首飾釵環物，這兩年，陸續留心漸製成。待我檢點來包好，親身自去送銀裙。事又便易財又省，何必得，行盤擺盒這虛文。

哎，媽媽說哪裡話了！

你今朝，為何言語欠聰明，自家體面要三分。榮蘭雖是丫鬟輩，王妃看待若親生。自然陪贈多豐厚，況且她，私房積蓄有金銀。榮蘭正室王妃婢，媽媽啊，你是西宮乳母尊。物以類聚無高下，兩邊行事要均勻。切休算小丟顏面，缺長少短我擔承。郡主是，一番言語來埋怨，江三嫂，一點無言不做聲。夫人重把通書看，廿七良辰把聘行。你須告稟王爺曉，煩祈呂叔作媒人。諸凡

事，要豐盈，我貼行盤三百金。江媽喏喏連聲應，又蒙郡主費清心。

講到江三嫂原本算小，今見郡主出銀買她體面，何樂不為？即將喜單寫好，親自送到靈鳳宮去。

江三嫂是急忙忙，喜笑顏開出畫堂。臉漲通紅身跪倒，手呈喜帖稟娘娘。王妃挽住櫻桃啟，江奶奶，有何言語道其詳。娘娘喏，大紅單上書明白，娘娘鳳目細端詳。老婢今朝來請示，鈞旨頒時遵命行。盤盒無多十二個，另外是，四羹四果四條箱。這一點，小人孝敬娘娘意，要求賞臉感恩光。

嚇，江奶奶，諸事由你便了。我娘娘決不計較。

只要你，將來媳婦好看承，憐惜她，離鄉背井少親人。姑媳之間如母女，斷不可，彼此猜疑起異心。姑不慈而媳不孝，家中諸事欠調停。叫你兒子人難作，和睦夫妻勿要爭。孝順慈親妻反目，必致於，終朝吵鬧不安寧。

這末娘娘放心，老婢只有此兒，媳也是他，女也是他，憑他什麼事，總耽待得起的。不瞞娘娘說，

老身乳媪到劉門，半載夫為泉下人。其時進喜年還小，可憐孤苦又伶仃。帶伊府內為童僕，猶恐他，入於匪類少收成。晨昏見面常叮囑，切勿可，逸淫妄善噁心生。幸賴神明相保佑，將身跳出是非門。此刻是，靠了王爺僥倖福，提攜平步上青雲。妻也有來官也有，生銜死感不忘恩。外邊趙壽高聲叫，妹子可在麼？為兄轉達女千金。江媽聽得忙辭退，今朝躲避為新親。

講到趙壽，是娘娘叫他來買辦嫁妝的。

細賬一張銀五兩，命伊即日買完全。真個是，富貴安然無所事，尋些閒事樂心田。靈鳳宮，做了女宅將奩備，金雀宮，郡主猶如婚配男。亂亂哄哄真熱鬧，良時吉日已行盤。

一到初二這日，張燈結綵，也有送姑娘添妝的，也有送江老爺賀禮的。

到了初二夜黃昏，洞房音樂一齊鳴。更樓鼓打將三徹，與新人，香湯沐浴換衣襟。喜娘伏侍來開面，兩鬢猶如龍吐雲。髮際初裁齊似線，柳眉細紋遠山青。方面大耳真有福，桃腮杏眼小朱唇。鳳冠霞帖銀花帶，短釧長釵左右分。豁然一位夫人相，只差得，瀟湘裙底欠三分。幸而胖大身材短，一對金蓮木墊跟。八幅羅裙低貼地，最妙的，面前背後有人跟。走一步來踏一步，高底鞋兒未慣經。喜嬪扶擁來靈鳳，叩謝娘娘主母恩。深深拜，苦痛心，香喉哽咽叫千金。數年主婢今朝別，未知道，何年何月睹芳神。娘娘也覺心惆悵，香尖挽住暗傷心。榮蘭啊，我與你，依依數載香閨伴，似影隨形兩不分。可感你，我為保貞同躲避；可感你，改妝易服扮男形。可感你，肩挑力怯招商店；可感你，步履艱難受苦辛。可感你，四年寄跡離鄉井；可感你，三載居官伏侍勤。可感你，伴中言語無差失；可感你，同胞兄妹不相親。我為守身如白玉，你似臨期履薄冰。從今聚首無多日，只愁不久要離分。你今嫁到江家去，百凡事體要當心。和氣溫存行孝道，寬洪度量做賢人。主事頻繁全婦職，操持中饋自勤心。待人接物須謙遜，不可自大妄稱尊。奴僕下隸休苛刻，寬威並濟使人欽。這幾句，肺腑言詞囑咐你，切不可，被人笑你出身輕。於是攜過紅綾帕，包藏裹住雪花銀。願你夫妻齊眉老，百年和合育寧馨。早則時辰天過午，喜嬪伏侍出宮庭。退回寢室聊將息，外邊傳進吉時辰。燕貽堂內排花燭，三請新人緩步行。新郎早已登豈立，兩朵金花蓋頂門。護心寶鏡胸前掛，丈夫紅羅披在身。笙簫管笛盈盈奏，簇擁巫山一片雲。參天地，拜神明，牽巾雙挽結同心。江媽也是穿冠帶，心上蓮花朵朵生。奉請老耆來受禮，江太太，再三推遜待明辰。先該參謁東人後，再行祭祖拜慈親。喜嬪待詔稱遵命，雙雙送入洞房門。撤帳坐床行合盃，同伴中，吵鬧新房索果吞。江爺親自挑巾帕，然後回身向外行。弟兄同伴忙拉住，來來來，快拿喜果眾人分。去向新娘來討出，若無坐到大天明。

啊嚇，眾位伯伯叔叔休要動手，叫他們取便了。

虧了娘娘甚細心，日前帳上盡開明。桂圓桃棗和糕餅，榛鬆瓜子落花生。裝成幾盒茶和點，各自分分袖了行。大家又叫江兄弟，多承喜酒出房門。一哄而散男人輩，又來了，僕婦丫鬟使女們。穿紅著綠身材俏，抹粉涂脂打扮精。新人端坐床沿上，喜嬪扶起福深深。

眾位大娘姑娘，我們新奶奶有禮了。

大家答禮甚慇懃，七張八嘴亂紛紛。有的把著姑娘叫，有的忙將嫂嫂稱。也有的，挨肩並坐看頭面；也有的，拉來扯去看衣襟。管茶多把香茗送，飲畢收杯排點心。擺齊兩桌中堂內，喜嬪遜讓做陪賓。包的包來吃的吃，毫無客套與虛文。有幾個，恐怕上人來使喚，先行告退出宮庭。有幾個，明曉落班無所事，坐於房內細觀睜。青紗帳，錦鋪陳，八床錦被盡綉綾。朱漆涼床新簇簇，銀鈎高掛亮晶晶。兩頭和合鴛鴦枕，大紅帳幔是銷金。一副帳鉤須五色，中懸送子一麒麟。大小皮箱十六隻，廚櫃雙雙左右分。妝台十錦真洋鑿，薛鏡團圓賽月明。手鏡成雙插在架，紅綾繡狀現龍雲。梳篦奩妝俱有罩，盡是新娘自製成。發簪燈科懸兩架，擺一套，雪白雲銅大小盆。烘爐數對新時式，蠟燭手照共油燈。還有銅錫粗磁器，兩架條箱滿滿盛。腳盆馬子提湯桶，盡行安值在房橫。觀瞧畢，贊連聲，真正姑娘有福人。娘娘相待如親女，妝奩陪嫁甚豐盈。說笑一回俱告別，府中各處點紅燈。一桌酒饌來送進，夫妻對面坐分賓。新郎笑對新人說，夜飯今宵必要吞。於時用畢抬身起，囑咐梅香掩上門。奶奶怕煩飯未吃，拿兩盤，糕餅充饑點點心。只見小鬟來走進，口內喃喃說不清。太太老爺新奶奶，今宵不必到西庭。江爺含笑開言問，丫鬟們，滿口胡言把甚論。

太太說：告訴伴房大娘，就知道了。

喜嬪接口說分明，想必是，新奶奶，今宵不必過西庭。

好嚇，不錯不錯，太太正是這樣說的。你去回報太太，說曉得了。

喜婦丫鬟退出庭，新郎隨手閉房門。移枝紅燭臨床畔，滿面春風對玉人。呼妹妹，叫卿卿，百年佳偶美良姻。閨年閨月更難聞，卿憐憐我我憐卿。鴛鴦比翼雙交頸，和合蓮花並蒂生。天緣配合成夫婦，周公之禮不須雲。

講到次日清晨，做三朝祭祖見禮，待新人吃喜酒。又忙了幾天，即擇定廿四日起程赴任。

早間謝客與辭行，歸家晚上理行裝。婆媳二人商議定，只帶隨身幾隻箱。陸路長行須簡便，多餘物件寄京邦。盡交金雀夫人處，存留封鎖一間房。榮姑娘，空來常在娘娘處，訴說分離兩痛傷。江奶奶，日伴西宮劉郡主，彼此依依難撇將。半月光陰愁裡過，不管家中短共長。

江奶奶與郡主眷戀，諸事丟開，小夫妻調排得整整齊齊。

二十清晨要起程，劉郡主，要與江媽來餞行。華筵設在西宮內，紅燭高燒照錦屏。尖尖手，把酒斟，兩人對面坐分賓。媽媽啊，你今飲盡杯中酒，聊表奴家一片心。媽媽啊，今宵連飲杯中酒，明日是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媽媽啊，三飲杯中福祿壽，平安一路照三星。一聲言語三杯畢，劉郡主，秋波不住淚紛紛。

啊噲媽媽嚇！

幼時哺育我生長，賴你撫我在閨房。知寒知暖如親母，出痧出痘把心當。婚姻之事全虧你，守節全身同躲藏。奴家是，癡心自要尋辛苦，媽媽為我守淒涼。到後來，聞得雙親身有難，立心我要進京邦。最可憐，衣裳首飾偷乾盡，盤纏缺少費商量。天從人願神明佑，周全諸事賴賢郎。三載於歸虧你伴，諸凡為我把心當。你為我，庵堂伏侍尼姑輩；你為我，道途水陸受風霜。你為我，孤幃獨宿生惆悵；你為我，衾寒枕冷暗悲傷。你為我，白晝宮中常作伴；你為我，清宵同坐聽更長。你為我，歡容笑臉排煩悶；你為我，花言巧語解愁腸。你為我，日長每勸加餐飯；你為我，夜深喚婢代添裳。你今同子榮華去，撇了奴家到保昌。何人與我深閨伴？何人與我話更長？何人與我談心曲？何人與我訴衷腸？何人勸我加餐飯？何人喚婢取衣裳？何人是我真知己？何人諸事把心當？從今兩下來分袂，何年何月止悲傷？

江奶奶聽了郡主之言，十分悲慟。

心悽慘，淚雙行，叫聲郡主美紅妝。你今休得多煩悶，你今休得動愁腸。你今未餓先餐飯，你今將冷即添裳。你今保重千金體，你今歡樂過時光。你今自有王爺靠，你今休想老親娘。兩宮待你無差錯，翁姑歡喜不尋常。況且夫婦多和睦，小王爺，溫存性

格甚安詳。我今諸事心皆放，只望你，明年早早產兒郎。膳畢飲茶相對坐，直說到，曉色蒼茫發曙光。於時各自安身睡，醒來紅日上紗窗。

講到這兩日內外餞行，終朝酒食。這日車馬俱各齊備，裝束行李。

榮姑娘，一夜無眠理疊箱，黎明對鏡整梳妝。洗手隨時穿吉服，跟隨小婢出蘭房。匆匆走，繞迴廊，上房先叫姑娘。

呀，小姐尚未起身麼？

王爺梳洗才完畢，坐在那，湘妃榻上飲參湯。乳娘懷抱千金至，王爺是，引逗孩兒語笑忙。見一小鬟垂手立，稟了聲，江爺叩謝稟辭行。王爺吩咐來傳進，廊簷下，侍值童兒答應忙。裡邊一片連聲請，外面是，靴聲禿禿繞迴廊。風流千歲堂前候，步進輕年義俠郎。容瀟灑，貌軒昂，彬彬施禮在中堂。三打拱時三叩首，說了聲，小官叩謝稟辭行。諸事之中求照拂，司道還祈書兩方。回對小鬟呼妹妹，傳言辭謝叩娘娘。整衣復又將頭叩，鞠躬施禮不慌忙。王爺挽住心思付，果然內助要賢良。江義山，今朝不比前朝樣，周全應對甚安詳。想榮蘭，幾載隨官深得竅，相傳心法與夫郎。

啊呀呀，義山少禮。

你今好好去為官，要想功名到手難。愛民如子休忘卻，官箴切戒莫貪婪。下人書隸休聽信，思防他，通同舞弊起波瀾。你之職分兼司獄，一天幾次要查監。犯人輕重須分別，牢頭警戒勿兇頑。休道官卑和職小，一點清名遍處傳。

是，謝王爺鈞誨。復又叩頭將身退出。王爺一同步出。講到榮姑娘，在房中等候娘娘起來，一面梳洗，一面與她言語。

榮姑娘，淚盈盈，悲聲哽咽叫千金。春山眉蹙愁千斛，秋水盈眸苦萬分。心如刺，意加愁，拖將彩袖掩啼痕。訴訴離懷腸欲斷，依依無限別離情。去時分別天涯遠，只恐怕，夢魂飛不到京城。得時常把音書賜，兩字平安抵萬金。榮蘭啊，勸你不必過悲傷，今日分離是吉祥。女生外向從來說，長大於歸離父娘。況你終身忻有靠，雖然分別我歡腸。快來照照菱花鏡，粉面勻勻整整妝。靈鳳別離我不表，再論西宮與娘娘。江太太，黎明一早即抽身，安慰千金細細雲。郡主啊，何養尊軀為第一，晨昏飲食要調勻。行為做事休妒忌，聽人言語勿多心。花朝月夕尋歡樂，莫負白晝並黃昏。息心靜氣多康健，爭強賭勝損精神。僕婦丫鬟宜約束，尋常不許出西庭。成淘作隊無拘束，你言我語是非生。他人趨奉觀顏面，自家主意要三分。王爺尚是青春客，丫鬟莫使近他身。倘然再有姬和妾，生男育女勝夫人。防其日後相爭鬧，反不如，未雨綢繆先用心。並非叫你心懷妒，怕他棄舊戀新人。稍停稟與翁姑曉，還該尋一老年人。江奶奶，口中不住嘵嘵說，劉郡主，想後思前欲斷魂。丫鬟進內連聲叫，太太呢，快些等你要行程。於是江太太與郡主分別，又同媳婦拜辭了娘娘，然後往舞彩宮、碧鸞宮、蘇淑人等處，各各辭行。還有同牆門輩，亂亂哄哄，一齊送到銀鑾殿後。

江奶奶，欲行欲止又回頭，一心難捨女嬌羞。郡主是，手拿羅帕揩雙眼，撲簌簌，線斷珍珠滾不休。猶恐太妃來看見，斜背香軀低了頭。兩朵桃花紅粉頰，佯為飛土拭雙眸。太王妃，假作無言呼媳婦，莫被風吹進裡頭。

一面太王妃同了媳婦們進宮，一面江家婆媳上車。江晉義先，叩謝太王爺父子，然後向同事們拜別。啊嚇嚇，諸位請轉。我們俱要恭送一程。不敢不敢。

謙謙遜遜出門牆，拖拖拉拉鬧嚷嚷。望你高升來引見，望你公幹到京邦。江爺拱手連連謝，請了請了，撒開坐馬望前行。四輛大車隨後走，滔滔一路出京邦。夜宿曉行時日久，臘月初三到保昌。為官清正民心得，頗知孝道順親娘。後來趙氏連生子，江門接續讀文章。晉義雖係庸人輩，倒有愚忠愚孝腸。只因一點存仁義，他今天賜好心腸。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勸人心地要賢良。江氏團圓今已畢，要說起，中宮皇后在昭陽。次年復又生皇子，成宗歡悅喜非常。芝蘭玉樹雙呈瑞，萱室欣榮福壽雙。一自朝鮮平定後，九州四海盡平安。八方士庶歡心動，禾生雙穗現禎祥。五日風來十日雨，物阜民安國運昌。海不揚波甘露降，童謠盡唱太平腔。書內光陰駒過隙，皇甫府，梁氏夫人又產郎。

講到碧鸞宮梁夫人又添一子，取名見龍，表字兆登。繼與親家，後來長大，入於詞林。